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
第三十八回 開神書毛奔擺陣 現真魂王翦行雷

卻說孫臏，請了值日功曹，閉上五門，上布天羅，下布地網，毛奔不能走脫。無奈只得下騎，再三哀求孫臏。孫臏道：「你既然苦苦求我，我心亦不忍害你。一來看著海潮聖人面上，二則看著同道之情，三來你果然勸得秦皇收兵，我就饒你不死。」毛奔道：「如果真人肯生放貧道出陣，情願勸始皇收兵回國。」孫臏道：「幾時收兵？」毛奔道：「只在三日之內。」孫臏點頭，遂即口念真言，收了法力，送神歸位，便與毛奔說道：「真人請走。」毛奔聞言，提杖跨上梅花鹿，急急逃出陣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孫臏，拐打毛奔，大獲全勝，領眾門徒六位，同眾家蔭襲，打起得勝鼓進城。襄王早同文武百官迎接南郡王進午門。各下坐騎，步行至大帳，轉進三清殿上，早已擺設筵宴慶賀。

且說毛奔，敗進秦營來見始皇。來到黃羅寶帳，分賓主坐下。兩班文武，都來看老道。交頭接耳，唧唧噥噥。你道他們說些什麼話？這個說：「老道敗了陣，怎麼臉上的毛都沒有了。」那個說：「被南郡王拿住燒光了才放回來呢。」毛奔見貌辨色，自知羞恥。始皇明知故問：「真人臨陣，勝敗如何？」毛奔惶恐說道：「再不要說起，孫臏果然神通廣大，武藝高強。貧道連祭幾件寶貝，都不能動他毫分，反被孫臏燒了臉上毫毛，背上打了一拐，只得借土遁回。」他把哀求的話就不說了。始皇說道：「原來毛真人你又失機敗陣，受了驚恐，可受重傷嗎？」毛奔說道：「無害。」始皇冷笑道：「真人休要見怪，孤家有句良言相勸。孤前者在易州與孫臏大戰二百餘場，吃盡他的虧了。就是請來真人道教，具有有敗無勝。即使海潮聖人，大戰數場，亦不過請三教聖人講和散局。倒不如請真人回歸古洞，修真養性。孤家則要收兵回國，免得在此受孫臏之害。」毛奔聞言，慚愧一番，口尊「聖主萬安，貧道下山之時，祖師爺交付兩卷神書，親口叮嚀，此去下山，敵得過孫臏便罷，若是你敵不過他，即便照神書行事。貧道暫辭聖主，待我觀看神書，自有擒拿孫臏的妙計。」始皇道：「既有神書，何不早說。傳旨，快辦素宴上來，孤與真人壓驚。」毛奔辭道：「我主不必賜宴，辦理正事要緊。」說畢，辭駕下帳，來至王翦營盤，秉燭坐下。左有金子陵，右有王翦，兩旁坐下相陪。家將獻茶已畢，毛奔吩咐預備香案。毛奔立即取出兩卷神書，放在桌上，就將頭一卷神書展開觀看，上已寫得明明白白，寫著五雷神兵陣，有符有咒語，六甲靈文，盡是這請神的秘訣。第二卷上寫的是安台規制，應用物件，分別門戶，又四隅方向，件件明白。下面注著此陣用不得凡人，專打神仙之體。不論根深道大，打在陣中，五雷擊頂，便能成功。

毛真人看畢，滿心歡喜，即時望空拜謝了海潮聖人，將書藏起，至帳中坐下。口稱「殿西侯，原來海潮聖人給的神書，乃一座五雷神兵陣，專打神仙之體。我想孫臏若進了此陣，即時大羅神仙失位，難免雷轟之苦。不是我心太毒，只是這那夫行事太凶。」金子陵與王翦聽聞大喜道：「此是始皇之洪福齊天，才得師兄下山相助。不知要何物鎮壓，早早吩咐，差官取來預備。」毛真人說道：「遵依神書法旨，擺此陣全是神祇雷師，普天星辰，並不用分毫鎮物。就在秦營之外，揀一塊高阜淨地，按著東西南北，築起兩座高台，寬闊要一畝三分之地，高要三丈三尺，正中另築一臺，高三丈六尺五寸，四面打起凹壁牆，又要高二丈四尺。四空之處，留下五座門戶，分開東西南北，以便得請四位大元帥，在此四門鎮守。每座台上，要用五個板門，五五共二十五個，按東西南北中，分五斗，每處門口插起一桿中央戊己土旗。中台上要豎起一桿雷靈雲的大纛旗，懸高三丈，出入旗腳下設立五面大鼓，預備香花、燈燭、硃砂、黃紙放在前後左右，各按方位。又要二十八桿星宿旗，旗分五色，位列八方。快去速速備辦，不得違誤。」王翦遵令，即刻差官趕辦去了。不多時中軍官進帳，跪下稟道：「真人在上，遵法旨，即將法台依式造完，一應旗幡黃紙、硃砂，各項齊備，特來繳旨。」毛奔吩咐，取紙筆硃砂過來，就寫五道淨土符，對著國師金子陵說道：「按我這五道靈符，去到新築台牆之下，分開東西南北各處，將此符各燒化一道，原為破穢除邪，以便請神，不得有誤。」金子陵接符去訖。

毛真人遂即下帳，步轉金頂黃羅帳，參見始皇。始皇欠身讓坐，口稱一聲「真人，你觀看神書如何？」毛奔說道：「貧道按神書行事，擺下一座五雷神兵陣，此番孫臏入陣，定是一命難逃。」始皇大喜，說道：「不知真人要用什麼為鎮物？」毛奔回道：「此陣非同小可，但是雷帥星辰，不可褻瀆，還要與主借四樣物件得來應用。」始皇說道：「所要何物，待孤吩咐取來。」毛奔說道：「要借聖上冲天冠，滾龍袍，碧玉帶，無憂履往陣中應用。」始皇聽罷，即命當值官：「進去取出孤家冠帶袍履，送往真人帳中，不得有誤。」那位毛真人隨即辭坐別帳，回轉本營，即便開言問道：「此時天交幾鼓了？」王翦道：「天才交初更。」真人道：「你可取五盞大燈籠，拿進五雷台，按七星方位懸掛。速去快快辦來應用。」王翦領令去訖。不一時轉來繳令，毛真人又吩咐：「天已將近二鼓，你把貧道的法衣，並借來的冠帶袍履，先送至中央戊己土台上，你不必帶著槍馬，只用天罡劍隨身，在台下等候。」王翦答應，就將應用之物取齊，步行出營，前往五雷陣去了。這毛真人翻身下帳，仰首觀望星移斗轉。鼓打三更，他便出營，躡上梅花鹿，就打西北乾地上，撞進陣來。至台下坐騎，就有王翦接腳力拴住。

毛奔在陣內閉睛觀看，仔細端詳，台分五座，四圍牆壁留門，尺寸不差，方向各依次序，鬥鼓旗幡，各各排列停當。心中暗暗想起陣中利害，又是暗喜。隨即捏訣，口念真言，望牆圍外一指。只見一個老者，手扶拐杖，忙忙來至台前，口稱「真人呼喚小神前來，有何差遣？」毛真人說道：「無事不來呼喚，因出家人在此擺陣，請的都是普天神聖與五雷，你可把野外遊魂，荒郊怨鬼，污穢之物，盡行拘遣，不許衝犯天神，違令者貶山後頂土。」土地遵旨叩頭，化一陣清風而去。王翦看見說道：「妙極妙極，師兄神通廣大，就把個土地老兒遣傳飛跑。」毛奔道：「不必多言，隨我上台。」老道上了中央戊己土這座高台。王翦在後慢步隨上，毛奔吩咐道：「師弟，你把冠帶袍履各樣穿起來。」王翦驚道：「這冲天冠、滾龍袍，乃是當今天子御用之物，今日在陣中穿戴了，倘日後恐有別官奏上，說我王翦有謀主造反之心，其罪不小。」真人道：「此事無妨，我與秦皇言過，不來罪你。況且這一個陣，非是殿西侯不能成功，不可遲誤。到了時辰，即速穿戴起皇服，左手執旗，站立旗下，右手仗劍，不用開言；也不用你動手，自有妙用。」

王翦不敢違令，把鐵掛頭、皂羅袍、絲蠻帶、綠戰靴脫將下來，戴上冲天冠，穿上滾龍袍，腰纏碧玉帶，足登無憂履，右手仗著天罡劍，左手執著五雷旗，來至那桿大纛旗下，緊靠著五面大鼓，丁字腳八字立定。毛真人披髮仗劍，至王翦面前，口稱「賢弟，你可把兩眼合閉，以便作法。」王翦說道：「好，師兄你哄我閉上雙眼，你就是一劍殺我祭台麼？」毛奔說道：「休得胡言，快快閉上眼睛。」只見毛真人捏訣誅印，口念真言，將靈符化在劍尖之上，用劍尖在王翦眼上，後心寫了幾道靈符。只見王翦面如金紙，二目無光，如癡似醉，這是五雷真人把王翦的五行閉住，單等他的真魂出竅。

他就翻身來至法台前，放下寶劍，口中念咒，手上書符，踏罡步鬥，即將令牌一擊，化了靈符，口噴法水，用劍一指。只見青天朗月，霎時之間重霧沉沉，半空中雲磨響動，來了一位尊神。手持象簡，面白髮長，降至台前，口稱「真人令吾神有何使用？」毛奔道：「吾奉海潮聖人神旨天書，在此擺列五雷神兵陣，借仗曹官鑿察諸神，不許放走孫臏出陣，功成之日，將名奏上青天。」曹官謹遵法旨，腳借祥光，鑿察諸神，不必細表。毛真人又焚燒第二道靈符，半空中又來了一位神祇，頭戴烏紗帽，手提象簡，藍臉赤發，立在台前聽令。毛奔說道：「貧道奉海潮聖人之神書，擺下五雷神兵陣，困住孫臏，借仗曹官鑿察八門，不許放那邪魔鬼祟進陣，違法令者聽貶。」曹官去罷，毛真人又焚第三道靈符，又將令牌擊動，又來了一位曹官，臉如滿月，五縷長鬚，立在台前，躬身施禮。毛奔說道：「奉請尊神管轄電陣、五座雷台，不許放走孫臏，違誤者聽貶。」毛真人分遣三曹已畢，又將四道靈符焚化，連擊令牌，不一時忽見彩雲旋舞，紫霧紛紛，來了四位元帥。只見一位身騎白馬，手挺三尖兩刃刀，乃是灌口二郎神。第二位，手提劈火劍，赤發紅須，乃是南方火德星君。第三位手托金塔，是托塔天王李靖。第四位頭梳丫髻，腳踏風火輪，乃是哪吒三太子。此四神齊落下雲頭，降至台前。毛奔一見，躬身說道：「無事不敢奉請尊神，今有孫臏進了五雷神兵陣，借仗四位尊神，威鎮雷台，東西南北四門，各守汛地，不得放走燕人。若有違令者歸罪。」真人遣過了三曹四帥，各歸方位已畢，伸手取下一疊靈

符，共是五道，用劍尖挑起，火上焚化。又把請神的金牌，按住東西南北中五方，擊得連聲響亮。只見金光萬道，飛落台前，現出東門蘇爺，西門黃爺，南斗周爺，北斗玄爺，中門姬爺，一齊控背躬身聽令。毛奔拱手道：「無事不敢褻瀆神靈，今日吾奉海潮聖人神書，擺下五雷神兵陣，若有孫臏入陣，借仗眾位星君威靈，在五雷台上各歸方向，鎮守五個門口，門內有戊己旗一面，鎮壓孫臏不能駕遁而逃，還仗星君各按五行，帥令二十八宿在台下圍住孫臏。此是星君執掌，但有疏虞，按神書歸罪。」五斗星君，領了法旨，各歸方向去了。老道又焚符念咒，又將令牌連擊數下，只見鄧、辛、張、王、龐、劉、荀、畢雷部八帥，一個個台下打躬，口稱「真人令吾神那方使喚？」毛奔說道：「無事不敢褻瀆尊神，今奉海潮老祖的神書，擺下五雷神兵陣，借仗尊神之力，各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咸鎮八方，不許放脫孫臏，如違聽令。」各神遵法旨，各歸方向而去。老道又連擊數下令牌，將符一總焚燒，一刻來了群星列宿，天罡地煞，騰蛇白虎，喪門弔客，揭諦伽藍，六丁六甲，普天星辰一齊擁進陣門，齊至台前候令。毛奔拱手道：「奉請眾位星辰下降，煩勞尊神，守定法台前後左右，及上下四面八方，不許放走孫臏。並煩六丁六甲神將，揭諦伽藍，上架天羅，下支地網，將神兵陣罩住，明日孫臏進陣，教他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若是走脫孫臏，按天書聽令。」老道又焚化靈符念咒，擊動令牌，忽見閃電交加，雷霆隱隱之聲。又見推雲撥霧，降下雷部眾神，立在台前，躬身聽令。毛真人說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尊神，這陣中有五座雷台，台上有五面大鼓。借仗尊神各守一面，明日孫臏進陣，須用五雷轟頂。台上現有尊神的主管，九天應玄天尊在此，尚有放走孫臏，按神書聽令。」五位雷神遵旨，各守法台，等候行事不提。

且說那毛真人請神已畢，轉身來至大纛旗下。只見王翦昏迷不醒人事，直挺挺的站立。毛真人伸手將沖天冠摘了下來，將頭髮散開，念動真言咒語，用手在王翦頭上擊了一掌，喝一聲道：「真魂還不出竅，更待何時？」言未盡，只見王翦頂上放出毫光，天門開放，現出元神。紅袍金甲，五縷長髮，身騎玉麒麟，手執金鞭，三隻眼，至台前聽令。毛奔拱手說道：「無事不敢褻瀆尊神，明日孫臏進陣，借仗尊神差遣雷部，將孫臏轟頂，不可違誤。」天尊點頭，就將麒麟一拍，起在空中，雷神前來擁護，按下不提。五雷真人安陣已畢，毛奔梳髮簪冠，下了法台，提杖跨上梅花鹿，出了陣門，來至秦營。

金子陵接了腳力，迎至帳中坐下。議論陣中之事，不覺已至天明。始皇升帳，聚集文武。毛真人上金頂黃羅大帳見駕，始皇起身讓坐，口稱：「真人昨晚果曾擺陣否？」毛真人欠身說道：「貧道五雷陣勢已經擺完，特來辭駕，前往臨淄討戰，引這別夫人陣，諒他插翅難逃。」說畢，辭王別駕，下帳出營，提杖上鹿，率領五百軍兵，催開腳力，竟奔臨淄西門而來。來至城河邊吊橋，收住梅花鹿，用茶條杖一指，高聲大喝：「巡城的軍兵聽著，你就說五雷真人討戰，只叫孫臏出來納命。」城上旗牌聞言，不敢怠慢，飛馬至午門啟奏。正值襄王早朝，聚集文武，黃門官越眾出班，望上進禮奏道：「吾主在上，今有西門的旗牌報稱，昨日大敗的老道，今又來討戰，指名要南郡王出馬，不敢不報，請早定奪。」襄王聞奏大驚，即忙傳言丹鳳閣，請亞父上殿議事。

不言宮官傳旨，且說燕丹公主老貴人，一病懨懨，服藥無效。虧得孫臏伺候，早晚不離。大限之事，只有孫臏已知，母親只有五日陽壽，縱有靈丹，惟是大限難以解救，只暗中落淚。忽見宮官跪下稟道：「南郡王在上，小官奉旨來請南郡王上朝議事。」孫臏聞言，忙從袖中取出一聯柬貼，吩咐孫燕，好生奉侍祖母，不可擅離丹鳳閣，你祖母早晚不測，可照柬貼行事。囑畢，轉身跪於榻前，口稱母親，不覺淚隨聲下，忍痛開言說道：「母親寬心，保養貴體，自然病退身安。為兒不孝，不能奉侍。現在聖主有旨到來宣召，特來叩辭。」貴人燕丹公主聞言，忙睜鳳眼說道：「我兒起來，既然朝中宣你議事，你即可前去，不必戀我年殘之人。今有孫兒侍奉，你盡可放心。但得你叔姪兩人，忠孝兩全，我年老之人，死落九泉，亦已含笑，你快些去罷。」孫臏聞言，淚如湧泉，又不敢高聲痛哭。明知母子一別，再難得見面，無可奈何，君命傳宣，只得忍痛即辭。悲悲切切，出了丹鳳閣。來至大殿，下了青牛，步上大殿，望上行禮。口稱：「聖主呼喚為臣，有何使令？」

襄王連忙離座，用手相扶道：「亞父免禮平身，方才西門上飛報，秦營毛真人又來討戰，指名要請亞父出去。這事如何處置？」孫臏回奏道：「毛賊道被臣一拐打敗，苦苦哀求，我放他逃生。原許下不過三日退兵，如今只有兩日，未見退兵，反來挑戰，料他也不敢。一定他營中是必又來了能人，未可知之，等我占算占算。」言罷屈指尋紋，便知袖裡，心中暗驚，俯首沉吟，半晌做聲不得。襄王鑒貌辨色，口稱「亞父占算，吉凶如何，一時這樣失色？」孫臏奏道：「不好了，臣在臨淄城又惹下大禍來了。如此一來，非同小可。因為臣打毛奔一拐，他記恨在心，擺下一卒五雷神兵陣，他要傷為臣的性命，因此心下驚疑。」襄王說道：「既然亞父知他陣勢利害，不必前去打陣，人他圈套，待孤家寫下降書降表，兩國罷兵息戰，自然無事。」孫臏奏道：「龍意萬安，我若不去打陣，先就弱了名頭，天下聞知，只道我懼怕了他，豈不是遺笑千古。況我災難已過，該無大害，就是大羅神仙不做，定要與毛奔見個高下。」即忙吩咐手下，帶腳力過來。遂即辭朝別駕，忿然下殿，駕拐騎牛，出午朝門，帶領六家門徒，十四位蔭襲，一齊飛騎來至城下。炮響搖旗，衝出西門。毛奔看見門開兩扇，飛出一隊人馬，兩桿纛旗，一對引仙旗飄空，旗腳下數員大將，盔明甲燦，圍住孫臏。催開坐騎，撞過吊橋，擺開隊伍，整整齊齊。